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嘉祐集

蘇洵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嘉祐集

蘇洵著

國學基本叢書

蔣文傑敬贈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嘉 祐 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 者

蘇

洵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五五一五五

最

嘉祐集目錄

第一卷

幾策

審勢

第二卷

權書上

心術

強弱

明間

第三卷

權書下

孫武

六國

嘉祐集
目錄

審敵

法制
攻守

子貢
項籍

嘉祐集 目錄

高祖

第四卷

衡論上并引

遠應

任相

廣士

第五卷

衡論下

養才

議法

田制

第六卷

六經論

易論

御將

重遠

申法

兵制

禮論

樂論

書論

第七卷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

四位

八十一首三方

三家州

占法

求表之贊

第八卷

史論上

諫論上

嘉祐集 目錄

詩論

春秋論

太玄論中

九贊

揲法

推玄算

曆法

史論下

諫論下

管仲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明論

利者義之和論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

上文丞相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張侍郎書二首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上王長安書

上韓舍人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與楊節推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族譜後錄上篇

大宗譜法

第十四卷

張益州畫像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老翁井銘

吳道子畫五星贊

名二子說

丹稜楊君墓誌銘

嘉祐集 目錄

答雷太簡書

與吳殿院書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族譜亭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木假山記

王荊州畫像贊

仲兄字文甫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姪位文

議修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

雲興于山

有觸者犢

我客至止

歐陽永叔白兔

道卜居意贈陳景回

上田待制詩

答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祭亡妻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有驥在野

朝日載昇

顏書

答二任

憶山送人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又答陳公美三首

送任師中任清江

從叔母楊氏挽詞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藤樽

送王吏部知徐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嘉祐集卷第一

宋 趙郡蘇 洵撰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家。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我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斃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

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典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由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疋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久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諸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

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將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

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未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千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剝削項戰奪之後。中國渣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瑋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

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卻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
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
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
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
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狃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
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
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
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
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
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
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
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
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句
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